



安思源
著

陈漓纪事

乱世情迷若何回肠一情一生一世最难解



ARC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流殇记

安思源
著

乱世情诗荡气回肠，情仇不分爱恨难解



NLIC2970940864

ARPTIN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滚滚红尘 / 安思源著. —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3.9
ISBN 978-7-80769-073-3

I. ①滚… II. ①安…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13224号

滚滚红尘

安思源 / 著

出版人 田海明 周殿富
责任编辑 张国平 梁静
责任校对 于景灏
装帧设计 锦逸承天

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6号皇城国际大厦A座8楼 邮编: 100011

发行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图书发行部 (010) 64267120 64267397
印制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010) 61480644

规格 710mm×1000mm 1/16
印张 20
字数 230千字
版次 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769-073-3
定价 32.80元

目录
CONTENT

001 / 楔子… 001

003 / Chapter 01
与君初相识

039 / Chapter 02
犹似故人归

077 / Chapter 03
我命由我不由天

113 / Chapter 04
初露锋芒

143 / Chapter 05
乱世爱情

179 / Chapter 06
金陵初晓

目录
CONTENT

- 213 / Chapter 07
风雨欲来
- 247 / Chapter 08
红颜薄命
- 281 / Chapter 09
杀气四伏
- 311 / 尾 声

楔子

潮湿水汽就像一条蛇般顺着墙蜿蜒而下，石墙已经被侵蚀得分外斑驳，墙上的通风扇覆盖着厚厚灰尘，无力地旋转着，也搅弄着透进来的微弱光亮，让这牢房更显阴暗，或者应该说是黑暗？

无所谓了，反正她也已经习惯睁开眼就面对这样的场景。

很多事一旦成了习惯也就麻木了。

她是真的麻木了，哭不出，更笑不出，就像面前那些正在审问着她的人一样，面无表情。

“妓女、夜壶妹、杀人犯、共产党、黑货老大、汉奸……”面色冷峻的男人边翻看着手中的绝密案宗，边不含一丝感情地抬起眸，看向被铐压在椅子上的她，眉宇间闪过一丝费解，“顾海棠，你到底是个怎样的女人？”

“……”是啊，她到底是个怎样的女人？连她自己都快要想不起来了呢。

“1926年12月，国民党叛徒于立凡在北平刺杀军阀马福天，这件事和你有关吗？”

她视线呆滞地看着前方。

“你是怎么认识于立凡的？”

顾海棠依旧不为所动，眼神空洞，思绪却飘回了1926年的那个冬天，那个她一世念念不忘的冬天……

Chapter 01
与君初相识

01.

1926年的北平特别冷，才腊月皑皑白雪就覆盖了整条街。

城里的气氛也跟这瑟瑟风雪一样，山山寒色，遍布肃杀。

街上到处都弥漫着有志之士们的呐喊声，“打倒军阀！打倒军阀！”

声声呐喊飘进了顾海棠耳中。

她挎着篮子，呵出一口热气搓了搓手，拉紧身上的水蓝色短袄抵御风雪，立在如香院门口饶有兴致地听了会。

那头穿着中山装的学生情绪很激愤，“过去多年，虽乱而未甚、虽恶而可忍，人民尚能苟安。而今，军阀残暴不仁导致内乱加剧！中国人民一切困苦都来自于帝国主义的统治，我们需要的是建立自己的人民统一政府！”

“哎……”海棠叹了口气，吐出了一团白雾，缓缓地挪开目光，看向如香院对面石阶上聚集着的那群乞丐。

看来时局真的是越来越不好了，最近聚集在这里的乞丐似乎也多了不少。

像往常一样，她抱紧篮子举步朝着那些乞丐们走去。

有些已经熟识的一见到她便聚拢了过来，她微笑着打开篮子，挨个将那些自己做的包子分给大家，“哎呀，慢点儿慢点儿，别抢啊，我今天做了好多呢。”

“唔……”一旁的乞丐虽然双臂都断了，但仍是很娴熟迅速地用手肘夹着包子塞进嘴里，鼓着腮帮子打趣，“如香院的龟婆今个儿是发善心了吗？居然肯让你做那么多包子。”

“大概是吧……”海棠有些失神。

说起来龟婆今天确实不太对劲，平日里总是抠门得紧，今儿反而特意催着她去做包子，说是想吃还让她多做点儿。

“是海棠做得包子特别好吃，连那龟婆都爱上了吧。”另一个乞丐附和道。

海棠并未搭腔，因为她知道龟婆压根看不上她做的包子。

“我说海棠，等你哪天存够钱离开如香院了就去开个包子铺吧，就凭你这手艺，生意一定好。”

“呵呵……”海棠回过神，笑了起来，“好啊，到时候我就能天天做包子给你们吃了。”

“我们还能来帮工。”

“是啊是啊，我虽然没手，可我有脚，可以帮你跑腿儿。”

乞丐们的你一言我一语让气氛很和乐，相较之下，坐在石阶最左边的那个乞丐显得尤为突兀。虽然也是一身褴褛衣衫，可他既不来讨包子，也始终都没有看他们，就这样一动不动地坐着，半低着的头上罩着一块破布，目不转睛地看着对面的如香院。

见状，海棠以为他或许是手脚方便，便好心地走上前递了个包子给他。

“……”他没有反应，甚至都没有看她一眼。

“你不吃吗？应该饿了好久了吧。”

终于，男人心不在焉地抬了抬手，正准备从她手中接过包子。

却不料，海棠突然蹙起眉心，又收回了包子，弯下身猛地掀起罩在他下半身的那块破布。不止双手，连双脚都安然无恙。她又拉了拉他头上的布，凑近打量。

那是一张脏兮兮的脸，但仍能看得出他脸上颇为轮廓分明的线条。

姣好的相貌、健全的四肢，让海棠不屑地哼了声：“你多大了？”

男人并未回答，反而偏过头，视线掠过她，继续紧盯着对面的如香院。

海棠顺着他的目光看了过去，更觉得火大。

没有男人不爱逛窑子的，这一点从小在如香院长大的海棠很清楚；可是也没有连温饱都贪求不到的乞丐还会去寻思这种事的，这一点经常给乞丐们送吃的的海棠更清楚。

“年纪轻轻的赖在这儿混吃等死，你是缺了胳膊还是少了腿？你也配当乞丐？自食其力懂不懂？我看你这是等着天上掉馅饼呢！”海棠没好气地站起身，将包子重新丢回

了篮子里，“哼！喂狗也不能给你这种人！”

说着，她扭头走回了如香院，还不忘恶狠狠地瞪他几眼。

如香院算不上大，但在这一带还是挺吃得开的，时不时地就会来些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所以就算最近时局吃紧，院里的气氛仍是一如既往，如同一片与世隔绝的逍遥乐土。

闲着的姑娘们忙着打扮等客人，和海棠一样负责打杂的下人们则各自忙碌着。

早就把手里活都干完的海棠径直朝着二楼最角落的阁楼走去。

还没靠近就瞧见有个中年男人气急败坏地从楼梯上走了下来，嘴里还骂骂咧咧的，打扮得花枝招展的龟婆紧随其后，端着奉承笑意，忙着拉住男人讨好了几句。

眼见对方仍是没消气，她仰了仰头，冲着二楼的骂开了，“哎哟，我这妈妈当得真是窝囊啊！我养的是祖宗啊！是不是得烧香供着你？你还真把自己当千金小姐了是不？呸！就你那贱命，想当千金小姐还不如现在就撞死重新投胎去！”

“得得得，甭他妈的装好人了……”男人甩开了她的手。

她仍是不依不饶地又缠了上去，赶紧招手唤来了院里的头牌，“玫瑰玫瑰！快，这位大哥乏了，好生伺候着。”

海棠呆呆地站在楼梯口，看他们拉扯着渐行渐远，吵闹声逐渐淡去，取而代之的是从角落阁楼门后透出的阵阵抽泣声。

这声音让她心头一紧，手心也情不自禁地攥紧。

终于明白龟婆今天为什么要让她去做包子了，根本就是想去支开她！

想着，她不敢再有任何犹豫，赶紧跑向那间阁楼。

精致的镂花木雕床上，女人蜷坐着，边抽泣边费力地系着衣服上的扣子。

这画面印入了海棠眼中像是瞬间抽空了她全身的血色般，她脸色刷白，握着篮子的手一松，剩下的馒头洒了一地。

良久后，她勉强维持住平静找回话音，却仍止不住声音里的颤抖，“姐……”

果然就像她想的那样，只有支开她，他们才有办法逼姐姐接客！

这个想法让海棠按捺不住地转眸瞪向门外。

床上的女人顿时忍住了抽泣，抬了抬眸，凌乱发丝下略显苍白的脸颊上满是隐忍，冲着海棠摇了摇头，示意她千万别闹事。

纵有再多不甘，海棠也只能咬唇忍住。

她明白这些年姐姐忍得那么辛苦是为了什么，为了可以保住她的清白，为了有一天可以脱离苦海，为了堂堂正正地享受天伦……正是因为太清楚，她才更气，气自己的无能为力。

02.

海棠已经记不清是什么时候跟随姐姐来到如香院的，那时候她还小，不知道这个香粉袅绕的院子究竟是干什么的，曾有一度她还把龟婆龟公视作救命恩人。直到有一天，原本躲在房间里想跟姐姐闹着玩的她无意中发现了真相。

姐姐接客时痛苦扭曲的表情深深烙印在了她的心底，至今仍是挥散不去。

她不是没有想过要去改变，也曾带着姐姐逃跑过。

可当发现无论如何都不可能逃出这栋院子并且还只会害得姐姐陷入更深的炼狱后，她放弃了，那是一种绝望的放弃。

也许今天那些抗议的学生说得对，一切痛苦都来源于恃强凌弱的统治，等到有一天属于人民的统一政府建立了，就不会再有这种无奈、无助、甚至是无望。

可是那一天要什么时候才会来？

“哎……”希望遥遥无期却又只能空等的感觉让泡在澡盆里的海棠忍不住嗟叹。

这叹息声也让她慢慢地回过神，顺手舀了两瓢水往身上浇去。她得快点洗完澡，去把活干了，这样明天就能寸步不离地陪着姐姐了。

“啦！”

突如其来的抽气声让海棠顿时僵住了动作。

略微愣了下后，她立刻警惕地朝着发出声音的地方看去，“谁！”

澡堂里弥漫着的雾气阻碍了她的视线，她只能勉强瞧见墙角似乎有个人的轮廓，对方微微弯着身体，不知道是打算干什么，这让她的心立刻揪到了嗓子眼。

尽管如此，她还是壮着胆子迅速扯下悬挂在一旁的衣服遮在身前，跨出澡盆，拿起水瓢防卫，朝着那个身影走去，故意吼得特别大声替自己壮胆，“别躲了！我都已经看见你了，出来！”

“求、求你……别喊，我不是坏人……”那道身影开口了，嗓音明显是个男人，很醇厚很好听，似乎还有些气若游丝。

海棠紧抿住嘴角，考虑到形势并没有喊出声，随着她的靠近，渐渐可以看清那个人了。

对方似在避讳什么，故意扭着头，不看她。

她这才想起自己现在的模样有多狼狈，忙把衣服捂得更紧，仔细端详起了眼前的男人。

像是在哪见过这张脸？她皱着眉想了会，脑中忽然闪过一组画面。

“要饭的？”没错，就是那个看起来有些古怪始终不发一言紧盯着他们如香院的乞丐。

还真是枉费了那么一张帅气又正直的脸，没钱嫖就索性用偷的是吧！想到这，她很不客气地抡起了手中的水瓢。

眼看着就要朝着那个乞丐头上落去，他突然伸出手。

海棠警惕地往后退了步，却瞧见他手中握着几枚银元，其中一枚还有着很奇怪的凹陷，像是弹孔，而那双握着银元的手则满是鲜血。

这让她愣了愣，停住动作，没能打下去。

“这些都给你……救我……”

“……”救？怎么救？为什么要救啊？他难道不是来如香院偷女人的吗？

正当海棠犹豫困惑时，走廊上忽然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听起来好像有很多人。

隐约还能听到龟公龟婆讨好求饶的话音。

吵闹声中，有道铿锵有力的话音极为醒耳，清晰地被海棠捕捉到。

“所有人都出来！都出来！每间房间都给我搜一遍，仔细点！”

这种语调很像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军人，因为如香院也常接待军阀，所以她还是有些了解的。难道眼前这个要饭的就是在躲这些人？她有些不敢置信地看向他，眼见他点了点头，她更觉奇怪，一个乞丐怎么可能惹上军阀？

虽然不明白其中缘由，但毕竟这人跟她在一块，而那些军阀又向来宁可错杀也不放过，到时候万一把她一块带走了，有理都说不清啊。何况……她又打量了他一眼，看着确实不像坏人，眼神很透亮也没有丝毫想要伤害她的意思。

她收下了他手中的银元，掂了掂，又看了他眼，“跟我来吧。”

——砰。

澡堂的门被蛮横地踢开。

海棠的猜想得到了验证，果然冲进来了一队军人，不由分说地就朝着四处开了几枪，连装满水的澡盆都没放过。

“长官长官！这儿是下人们洗澡的地方，没什么东西，也没有可藏人的地方。各位

也都光顾过我们如香院，还不清楚我们吗？我们哪有胆子敢窝藏刺杀了军阀的人啊。”眼看着澡堂被弄得一团糟，龟公连忙上前劝阻，顺势把海棠挡在了身后。

“你们都是什么人啊！等我穿好衣服再来搜成不成！”见状，海棠连忙佯装出慌张模样，紧紧拉住围在身上的衣服。生怕那个躲着的乞丐撑不了太久又会像刚才那样发出声音被发现，她只想着赶紧先把人弄走再说。

那群人并未搭理她，为首的男人兀自转着瞳孔查看了圈四周，并无收获后不发一言地转身离开，其他人也立刻尾随而出。

海棠赶紧跟上前将门重新关上，重重松了口气。

听到他们走远的脚步声后，她连忙跑去帮那个躲在屋梁上的乞丐下来，这才明白了他手上那些血是从哪来的，原来是肩胛受了伤，看样子像是被子弹擦伤的。虽不严重，但要是尽快止血消毒一定会恶化。

那些军人又在外面闹腾了许久才不甘心地离开，姑娘们个个都惊魂未定，龟公龟婆也忙着善后。确定暂时没人顾得上她后，海棠才小心翼翼地领着乞丐走出澡堂。

窗外的天已经泛青，看样子是快亮了，雪还在飘。

与外头的瑟冷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厨房里腾腾升起的热气。

在这热气包围下，海棠熟练地替他绑好了绷带，迎上他的打量视线时，心头莫名有些乱。

她撇了撇唇，故意转身朝着灶台边走去，避开了他。

片刻后，又端着重新热好的包子走了回来，很不客气地将碗摔在了他面前，“吃吧。”

他默然无声地看着她，却始终没有伸手去接包子。

这画面让海棠想起了下午，当时他也一样的反应，真是让人猜测不出他究竟在想什么的男人呢。她只好凭借自己的逻辑怒斥道，“看什么看啊！你还怕我在里头下药不成？”

“……我有点不相信这包子是你做的。”

海棠懒得解释，“快点吃，吃完赶紧走，你可别连累我。”

这一次，他终于有动静了，听话地抓起一只包子，虽说有点烫嘴，可还是忍不住大口吃了起来。

边吃，他边抽空问：“怕被连累还救我？”

“我可是个讲信用的人，谁让我收了你的钱呢。”

他不再说话，吃得愈发狼吞虎咽。

有些狼狈的吃相让海棠抑制不住地笑出了声。

“你笑什么？”他不解地抬了抬眸。

“你现在倒是真像个要饭的了，我还没见过有人吃包子吃得那么香，看来那些乞丐并不是为了蹭包子吃才故意奉承我，我的手艺是真不赖啊。”

“我是没吃过这么难吃的包子……”他吞下了嘴里的包子，继续说，“怕这辈子都没机会了，留个纪念。”

“你……”她气呼呼地瞥了他一眼，不出多久，又突然想起了刚才龟公跟那些军人说得话，兴致勃勃地凑到他跟前，“你刺杀了军阀？”

“嗯。”

“没想到，我今天还救了个英雄。”海棠俏皮地笑了起来，故意开起了他的玩笑。他也跟着笑了笑，朝着她伸出手，“那就再给英雄些包子。”

“还吃？！”她哭笑不得地瞪着他，“再吃我就赔本儿了！”

“姑娘，看在我这么赏识你包子的份上。而且你看，我这顿吃完还不知道下顿有没有命吃呢，一个人流落在外，险恶重重……”

“行了行了。”她认命地站起身，又走回灶台边，“算我倒霉，怕了你了……”

想到刚才澡堂里那种千钧一发的场面，海棠便觉得他这番像是调侃的话听起来颇为心酸。是啊，也许下一次他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偏偏她现在连自身都保不了，又不可能收留他养伤。

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将剩下的包子全都给他。

“你快走吧。”她重重将包好的包裹塞进他怀里，“这些包子你就带着路上吃吧。”

“……”他怔怔地接过包袱，有些意外于她的突然转变，刚才气氛不是还挺好的吗？

“对了，还有这些银元，还给你。像你说的，你一个人流落在外，身上又有伤，有些银元防身会好些。”说着，她从怀里拿出了刚才他给的几枚银元，又把那枚有弹孔的留了下来，“这个就送给我吧，反正也不能用了，给我留作纪念啊。”

他点了点头，遂又道：“我还没问你叫什么名字。”

“怎么，要报恩啊？你快点走就是帮我了。”

“嗯……”虽然她嘴上这样说着，可是他知道她心肠不坏，并不是真的怕被他连累，否则的话大可以不必救他，更不用给他吃的还把钱还给他。赶他走只是因为天亮了，再不走就危险了，而那些军人刚搜过这一带，暂时是不会折回来的，要逃这是最佳时机。

他不再拖拉，握紧她给的包袱，深深凝视了她片刻，转身离去……

03.

时局再乱，清晨的街边还是一如既往的热闹，早点档的小贩卖力吆喝着，茶馆里聚了一堆人议论着昨晚发生的事……

“听说了吗？昨晚那个马福天被刺杀了，就在如香院门口。”

“难怪昨儿晚上如香院动静那么大，人抓到了吗？”

“还没呢，早上还在满城地搜呢。”

断断续续的话音飘进了柜台边的海棠耳中，她的心不自觉地也揪了起来。

看样子昨晚那个男人还没被抓到，可是这种满城搜索的阵仗，他能安然逃离北平吗？

“海棠？海棠！”

“欸……”迎面飘来的叫唤声震回了她的神。

“大清早的发什么呆。”店里的掌柜将装好的面递给了她，“给，又是替你姐来买的吧。”

“嗯。”她应了声，笑着接过，笑着冲掌柜点了点头，“谢了。”

拿好东西后她没再耽搁，快步朝着如香院走了回去，神色看起来很匆忙。

说不上为什么，今天总觉得心里特别不安，好像有股莫名的力量呼唤着她尽快回去。

眼看着如香院就在眼前，那股不详的预感也愈发得强烈。

“海棠海棠！你可回来了！”打杂的小香远远瞧见她便迎了过来。

“怎么了？”她皱了皱眉。

“你姐被龟公打了……”

闻言，海棠一怔，回过神后，慌忙丢开了手里刚采买回来的东西，快步奔向如香院里。

还没等她靠近，一抹黑影冷不丁从楼下急坠而下，重重地砸在瓦房上，瓦片飞溅而出，弹在了海棠的脚步。

她顾不上避让，也丝毫都感觉不到疼，神情愕然地怔看着那抹倒在碎瓦中的身影。

鲜红的衣裳、鲜红的血，在地上厚厚积雪的阴沉下显得分外诡谲。

那道身影又抽搐了几下，从口中溢出了大量浓稠鲜血，然后便没了动静。唯有那双眼睛，瞪得很大，直直地看着海棠，仿佛诉说着千言万语……

——砰。

她手里那晚炸酱面落在地上，面散了一地，碗的碎片也散了一地。

紧随着想起的是海棠声嘶力竭的喊声，“姐！！！”

眼前一黑，她顿时没了知觉。

海棠再次醒来的时候，是在下人房里，周围黑漆漆空荡荡的。

她睁着空洞的眼睛望着天花板，什么都看不见，脑中却清晰回荡着倒在雪地里的姐姐，那双看向她的无助瞳孔就像是个山洞般，用力地拉扯着她……

猛地挣了下，她从床板上弹坐了起来，凭着对这房子的熟悉迅速摸索到门边，跌跌撞撞地走了出去。

如香院的晚上还是一如既往的热闹，一屋子的客人在喝酒打牌，妖烧的姑娘们陪伴在侧，不时传来阵阵吵闹声；院子里，下人们端着菜忙进忙出。

一切看起来就跟往常没有什么不同，是梦，她一定只是做了个噩梦而已。

姐姐还在房间里等着她，像往常一样，尽管一脸病态可见到她后总会露出最温婉的笑容，埋怨地对她说“又偷懒跑来陪我了？一会让妈妈知道又该生气了”……

然而，当她推开那扇熟悉阁楼雕花门后，迎面铺来的黑暗和死气掐灭了最后一丝希冀。

“我姐姐呢，我姐姐去哪了？”她发了疯似的抓着路过丫鬟和陌生客人追问。

再被踹开了无数次后，如香院的保镖被叫了过来，无奈地蹲下身将她搀扶回房，点亮了屋子里的灯。

昏黄光芒立刻将屋子填得满满的，可仍是遮不住弥漫在空气中的死气沉沉。

“他们已经把你姐的尸体处理了。”穿着粗麻布衣身形魁梧的保镖无奈说道。

说是处理，其实也就是随便拿着草席找人丢去乱葬岗罢了，这些话若是让海棠知道了，只怕会更刺激她，所以他只能避重就轻。

“我姐怎么死的。”她沉默了很久，冷不丁地抬头，直勾勾地看着面前的保镖，口吻格外得冷静。

“这我哪知道啊，只听到你姐嚷嚷着‘我对不起顾家，对不起爹……’，怕是那俩口子又逼她接客了吧。”

“他们打她是了不是？”她猛然想起了小香跑来通知她时说的话。

“……”保镖不发一言地别过头。

虽然他什么都没讲，可是海棠知道这就是默认，只不过人在屋檐下有些话儿他也不方便多说。她忍着哽咽，话音开始发颤，不断重复着，“是他们逼死她的……是他们逼死她的……是他们……”

“海棠，别这样。你姐已经死了，你要是还想要命可千万别闹事儿啊。”

“是他们逼死她的……”她不为所动，依旧呆坐在椅子上，失神呢喃着。

无所谓了，姐都已经死了，她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吗？活在这种地方，还不如死！

“哟，大生哥，你在这儿呐。快下去，妈妈正找你呢。”门外传来了话音。

保镖大生冲着对方点了点头，又为难地看了眼海棠，低低叹了声，摇头离开了，临走前怕她冲动闹事，特意把房门给锁住了。

屋子里又一次恢复寂静，死一般的寂静，海棠一动不动地坐着，连呼吸声都显得极其微弱。

这样的静默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房门就被人一脚蹬开。

龟婆没好气地哼了声，从下人手中接过一套衣裳，擦了擦裙摆走了进来，“把衣裳和头饰换上，好好打扮下让我瞧瞧。”

海棠低着头，不发一言，冷睨了眼被龟婆摆放在桌上的那套行头。

“从明天开始，你就替你姐姐接客，以后这就是你的房间了……”

还没等龟婆说完，她愤愤抬起手，厌恶地将那些东西扫在地上，“我什么时候说要接客了？”

“这还由得着你吗？”龟婆看了眼地上的衣服，狠狠瞪了她眼，“你们家欠的钱还差一大截子呢，怎么着，想赖账？”

“我每天都有干活！”

龟婆掩着嘴溢出阵阵嘲讽笑声，“我这儿是妓院！你姐这一死我可亏大了，没那个闲钱继续养着你。”

“你们糟蹋了我姐，休想再糟蹋我！”

“这是我的地方，进来了可就由不得你了。”

“好啊。”海棠倔强地扬起头，“敢让我接客我就一头撞死。如香院接连两天办丧事，我看谁还敢来！”

“跟我来硬的？行啊，那就看看谁更硬！”龟婆被这话堵得气结，转头冲着门外吼道，“大生！进来！”

先前那名保镖低着头走了进来。